

重听收音机

□凌华

今年元旦,我因工作调动,到新单位后有时晚上需要驻点值班,由于宿舍没有电视机,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又吃不消,就把201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聘请农民观察员时发给我的一只收音机拿到宿舍,晚上在床上听。

说到收音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看到了,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收音机是家庭少有的“家用电器”,那个时候出生的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音乐情有独钟。我在农村长大,小时候由于文化生活严重匮乏,加上家里不舍得买收音机,那时每天都是早中晚按时听县广播站的有线广播,对我而言,这也算是最早的收音机了。广播里除了音乐,还有新闻以及各种生活、农业科学知识,每当广播里节目开始的音乐声响起,大家都形象地称“县城客人”来了。广播听多了,我也斗胆按照广播里播的内容,学着写起了新闻。高一第一学期时,班主任组织我们春游,我写了篇简短的新闻,用学校里的电话报给了县广播站,竟然被录用了,县广播站还通过当地镇上的通讯员给我转来0.8元稿费和本稿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篇被录用的新闻和第一笔稿费,也为后来新闻写作成为我的业余爱好,直至后来企业破产作为谋生手段打下了基础。

后来,邻居家买了一只晶体管收音机,那时刘兰芳的《岳飞传》、王刚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等评书十分吸引人,每天晚上我都提前做好作业,按时到邻居家一起收听评书。

1983年,我考上了高中,在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时,各门主课总分排名全班第一,班主任奖励了我10元钱,我毫不犹豫地到国营商店,用8元钱买了一只最便宜的黄色塑料小收音机,从此,我不需要再

蛙声

□方述怀

池塘与村口防疫的哨卡隔着一条田埂,我的防护服上沾满了蛙声

梳理来往的人流和车辆我们用小喇叭,与蛙声共鸣,保持温柔的腔调

我只要伸出手去,触摸蛙声,就会被弹回来就有了荡漾和波纹

此时,所有的音符都感受到意义的所在,也让整个夜晚变轻了一点

岁月流金

到邻居家听收音机了。通过收音机,我了解了很多国家大事,尤其对体育新闻,我几乎每天都听,尽管我的体育成绩一般,但是我对国内外的体育知识掌握较多,同时,我也十分喜欢音乐,那时台湾校园歌曲十分流行,我学会的好多歌曲都是从收音机里听会的。后来在听歌曲时,发现收音机太小,用的是两节五号电池,无论是声音还是效果都不甚理想,为了增加收听效果,我受物理课本中共振原理启发,把收音机放在一只空的茶杯上,这样出来的音乐俨然是立体声,效果颇佳,听了十分过瘾。那时,为了能收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还给电台写信点播,每当听到播音员报自己的名字放自己点播的歌曲时,心里简直比吃了蜜还甜。平时,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做好了作业,拿起收音机上床听体育节目、流行音乐简直是我生活中最好的享受,经常在美妙的旋律中进入梦乡,这也使我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充实的童年生活。

后来参加工作了,原来的小收音机早已坏了,当时尽管每个月只有40多元工资,可是在1990年北京十一届亚运会期间,我赶到上海出差的机会,在上海市百一店花了50元买了一只广州产的某品牌三波段收音机,极大地丰富我在集体宿舍的文化生活。记得当时从上海回家的路上,我就是车上从收音机里得知我们南通自行车运动员周玲美以1分12秒899的优异成绩,打破了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的,让我在路上激动不已,直至下车还意犹未尽。

如今,我又重新听起了收音机,不仅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还寻找到过去那种满足感和乐趣,而且即使在宿舍值班,也同样可以及时了解每天国内外发生的新闻,有时还能获得好多科学知识、国家最新政策,指导我的工作,重听收音机不亦乐乎?

紫琅诗会



家的假日 陈顺源

喇叭花

□低眉

喇叭花怎么就不见了呢?有点想它啊。

其实篱墙弄一点朝颜开开也挺好,小时候,我们窗外经常有野生的喇叭花,我们当它是家养的。朝颜是喇叭花的另一个名字。总觉得特地弄一个篱墙给它开开,可以叫它朝颜。纯粹让它野生,就叫它喇叭花。

那时候我们窗外,总有喇叭花,一藤一藤地开。就在杉树下,有时候游藤,有时不。要是游藤就在杉树脚下游,不游远。大多时候,是不游的。开花淡淡的,淡白里头一路子一路子的淡粉,淡得很。花藤皆瘦。只是瘦,挑食忌口不好吃饭小女孩那种瘦,不是弱。眉头一缕黄气。她不好好吃饭,是因为不曾惹尘埃,不想吃饭。

杉树只有两棵。一棵壮,一棵瘦。房子新起之后,爸妈种的。原先杉树从里还种有韭菜。后来杉树大了,韭菜长不起来了,空在那儿。也因为我割韭菜不一顺,经常挑了割。妈妈说韭菜被我气死了。韭菜有气性的。最恨人瞧不起它。

气死就气死吧。在原先种韭菜的地方,种了凤仙跟鸡冠,靠南窗。其余地方,就任由喇叭花发出来。年年发。自动、自觉。早就当它是家养的了。我们是什么花都爱的。不管它家的、野的。弟弟更甚。

杉树下这块地也瘦,没谁给它下肥,早前我们这块地是海。瘦田开瘦花,我觉得理所当然。为什么要在窗前种两棵杉树呢,我也想不明白。大概我爸妈是懂事的,没别的可种。正好有两棵杉树苗。那就种吧。至于种在南窗下,也不管了。谁有空想那么多呢,有两棵树就不错了。都在种田下海结网擒钱要吃饭呢。

弟弟小时候爱花,像个女孩,秀气不多言的。长大却像刘德华,已经事业有成,工号是一号。真是神迹啊。有一个弟弟!不知不觉,我成了一个被

弟弟、弟媳妇乃至小侄子照顾着的人了。

却仍会思念喇叭花。初夏尤甚。

只因它就在我们南窗下,每天举目皆见的。睁眼窗外见一回,起床上学见一回,中午回家见一回,饭毕上学见一回,下午回家见一回,一日不见几回。不是有意想它,实在只因它就在南窗下。

现在想想,喇叭花其实跟红薯很有得一拼。你看,它的叶子,难道跟红薯的叶子不像?一个瘦点,一个肥点罢了。它们的花,也都是一个喇叭的样子呢。就连它们的根,也是有点像的,“旋花和甘薯同科,膨大的贮藏根可食。”

这就又说了旋花。是的,喇叭花就是旋花,田旋花。唉,花的姊妹们实在太多了。它们的名字和样貌,我是分不清的,难免有时候会张冠李戴混淆一气。这是因为我已远离了现场的缘故啊。爱斯基摩人至少有五十个词汇用来形容雪,中国古人有不止十种的名词来仔细区别莲藕的器官。精妙的分辨力,只有在场才能得到。我分不清喇叭花和旋花,打碗花和牵牛花,朝颜和菘。

我们家的喇叭花,是喇叭花,也是牵牛花。逢人逢时候的。爸爸爱叫它牵牛花。妈妈爱叫它喇叭花,因为它爱吹喇叭。吹喇叭做什么呢?喊小孩子去上学啊。喇叭花喜欢来我们家。喇叭花爱我们。我们学习好。喇叭花在我家根本就不必费劲吹喇叭。它们闲无事。晒太阳,接露水,说悄悄话。开花,只为自己高兴,吹喇叭,只为声音好听,不为喊人。

喇叭花真精神啊。早上开,晚上收,一朵一朵,又一朵,我也不知道,它开到什么时候歇。虽然颜色淡,但胜在有精神,神气。

为什么又叫牵牛花呢?力气牵得动一条牛吗?看不出来

呀。老师也喜欢叫它牵牛。事实上,除了我妈妈,以及一些农村的不识字妇女,就很少有人叫它喇叭花的。大部分人都叫它牵牛。小学课本也叫它牵牛。大概,是因为它的藤蔓吗?喜欢牵。牵着篱笆或树根,到处游。牛不是也有一根鼻绳的吗?

牵牛花是可以插在发髻的,“插髻焯焯牵牛花”。

“牵牛花,吹喇叭,吹到半夜拉粑粑。”这就简直胡说了,无头茄。但是,似乎又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证明,牵牛花就是喇叭花。

小学课文我们又学到打碗碗花。老师说打碗碗花就是喇叭花。碰了打碗碗花,不打碗,不要怕。老师说的,未必正确。因为老师,也不是植物学家。不正确也没什么关系。我关心的,不是正确不正确。而是打碗碗花为什么要叫打碗碗花呀?叫喇叭花不好吗,实在不行,叫牵牛也好的。为什么要说它会打碗呢,吓人哩。可见地方与地方是不同的,人与人也不同。有人喊小孩去上学,有人爱说花打碗。

打碗碗花也可能是《诗经》所说的“菘”。又称旋菘,花称为旋菘花。

这次,为弄清这些花姊妹的关系,我查过一些书。也可以算是搞清楚了些。且不管这些书是否正确了,反正根据我的查看结果,它们就是有亲的两个人。喇叭花,打碗碗花,旋花,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在古时候,也叫菘。又或者,虽然不是同一人但是至少更亲近。牵牛花是另一个人,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朝颜。

菘花是清野的。而朝颜,是妖姬。北戴河的路边,一朵一朵,脸一般仰头看你眼睛。竟进化得这般的艳色妖艳!花朵上还有深点,像是腮边有胭脂。这样的狐媚,浑身妖气,苏姐已。

想起“插髻焯焯牵牛花”的句子。宁可髻上没有花,我不要这个苏姐已。

玉兰一瓣